

陆 咸 ● 著

吴史杂识



古吴轩出版社

星史雜識

陆咸◎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史杂识 / 陆咸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33-243-5

I. 吴… II. 陆…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573 号

责任编辑: 顾文良

装帧设计: 陆月星

责任校对: 潘家荣

责任印刷: 蒋家宏

责任照排: 杨月华

书 名: 吴史杂识

著 者: 陆 咸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szbbs.net/gwx E-mail: gwxcs@126.com

电话: 0512-65237075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243-5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自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友陆文夫筹办《苏州杂志》,约我写稿,主要是写一些苏州历史上的人和事。我当时手边有一篇刚写好的文章:《西施和夫差的爱情悲剧》,是用小品文的笔法写历史故事,并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慨,他看了,表示同意这样的写法。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这类文章,在《苏州杂志》上刊登。

苏州是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发生的人和事,在全国有影响的很多,但在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和历史记载并不一致,甚至是大相径庭。我用小品文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苏州一些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目的是揭示一些历史的真实,力图纠正一些传说中对历史人物的误解。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但对历史向来有一种严肃感。总认为历史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人文财富,其中不仅有着他们的劳动和智慧,还有他们成功与失败的艰辛,伴和着他们的血和泪。作为后人的我们,只有真实地了解历史,才能体会他们的感情,接受历史经验和教训。我写的虽然只是篇幅不大的小品文,但态度是认真的,第一位的要求是“求真”。每一篇文章都查阅了不少史书,有正史也有野史、笔记,力求做到“言必有据”,还主人公一个真实的面目。

当然,仅凭查史料还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件历史事实,都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我们研究历史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认识其意义。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又要看是否推动人类的进步来评定其是非。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把各种史料对照起来思考,对各种成见进行甄别。

我没有能力对苏州历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只能是遇到一些感兴趣的事,努力查寻真相,并且用感想的形式发表一些看法。这些感想有明显的个人的感情色彩,难以称作“史论”,只是我个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因此,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就取名为《吴史杂识》。

当年如果没有陆文夫的鼓励,我不会写这些文章。现在,他已经去世三年了。在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对他有着深深的怀念。

2008年6月6日

目 录

自 序

西施和夫差的爱情悲剧	1
君子亡吴	6
“割鸡焉用牛刀”析	10
吴史杂识	14
我不相信	19
夫差与扬州	24
项羽和苏州	34
微斯人,吾谁与归?	38
金兀术姑苏屠城	43
“九四香”之谜	45
皇废基怀古	52
海瑞的困惑	56
名妓·才子·气节	62
钱谦益降清	65
顾炎武的不归路	69
绵延千年的家庭悲剧	73

苏州状元的消失	77
慈禧的一句话	81
咸丰年间苏州阊门外的大火是谁放的	83
李秀成治苏	86
慕王坟前的凭吊	89
双塔寺前的屠杀	92
鸦片战争的文化密码	96
维新变法运动中的翁同龢	98
关于赛金花	104
春在堂漫想	107
社会心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112
苏州人性格的变迁	114

后 记

西施和夫差的爱情悲剧

二千五百多年来,苏州出过许多名人,有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能工巧匠,乃至名优名妓等等。排起名册,可以列上几厚本,这些人有的本是吴人,而在全国有所建树;也有本是外地人,来到苏州后声名卓著。其中,西施可以算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了。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也无论是老幼妇孺,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谁人不晓,而且,对她的评价极高:美的标准,美的化身。宋代诗人苏轼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骚人墨客的诗篇中,西湖之美只能用西施之美来作比喻。“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民间谚语中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只有把情人看成是西施那样的美,才能表示出爱情的真挚。

但对这样一位著名的美女,她的身世,她的命运,我们并不清楚。《左传》、《国语》、《史记》这三部权威性的史书中没有关于她的记载,因而有人据此怀疑是否有西施其人,后汉人赵晔写的《吴越春秋》讲到西施的也只有这样几句:越王“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越春秋》是杂合正史、传说、想象几方面汇集而成,不能完全当成信史。但即以此书所记,西施也只是——一个因姿色美丽而献给吴王的劳动妇女,和郑旦相同,并没有突

出的地位。明朝剧作家梁辰鱼创作了剧本《浣纱记》，才出现西施在吴国败亡以后随范蠡从太湖出逃的事。这是戏剧创造，当然不足为历史依据。至于许多戏剧中出现的西施到了吴王宫里大搞间谍活动并成为灭吴第一功臣之类的故事，《浣纱记》里也没有写，只是近年来剧作家的“创造”，或许是受了西方的“色情间谍”的影响。那动机，是强调西施的爱国，但实际上仍不过走上了“女人是祸水”之类封建意识的老路。

最早记录西施之事的不是史书，而是记录哲学家墨翟言论的著作《墨子》。其中有这样一段：“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这段话里关于西施只有七个字，但非常重要：其一，确有西施其人；其二，西施之美是当时公认的；其三，西施死得很惨，是沉在水里死掉的（“沈”即“沉”）。所以说“太盛难守也”。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长处太突出反而保不住自己。七个字，大体画出了西施的历史，虽然太简单些。墨子的时代离吴越之争时期不远，他所说的应当是可靠的。

西施如何被沉在水中的呢？唐朝诗人杜牧有“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句。据《辞海》解释：鸱夷是皮制的口袋，伍子胥的尸体也是装在这种皮革制的口袋里被丢到水里去的。《国语·吴语》中记载：伍子胥自杀以后，“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西施的结局，和伍子胥相同，在唐朝时对西施的传说还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西施是农村中一个美丽的姑娘，只是由于美，成了吴越两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她的悲剧，是对美的摧残。也许她是爱国的，但她并没有当什么“地下工作者”，更不是“色情女间谍”。春秋战国时期，对间谍的要求很高，《孙子兵法》中说：“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间谍要



“上智”，中智下智都不行，作为一个连宫廷礼节都不懂的“鬻薪之女”，很难具备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的素质，难以成为“上智”的间谍。所以即使充满想象力的剧本《浣纱记》，也没有把西施写成是间谍，这是合乎西施所处的环境的。

西施被谁沉在水里，又是为什么要沉在水里？现在还难以找到确切的材料，我们只能从相关的材料里作些推理。

古往今来都说西施美，但究竟如何模样？是丰肌秀骨，还是纤纤娉婷？是端庄大方，还是妖娆艳丽？谁也不知道。当时不仅不能留下照片，连纸张、颜料都没有发明，画家也无从为她画像，甚至连文字描述也没有。从上面所引的资料来看，最初西施作为美女的名声，并没有超过本乡本土，不然就不会等到勾践派人到乡下去选美女时才被发现。当勾践把西施送到吴王夫差的宫殿里时，她的名声和另一位美女郑旦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她得到吴王特别的宠爱，因而声名大噪。西施进入吴王宫以后，一般老百姓无从见到她，怎么会美得声名大噪呢？主要是因为知道国王非常宠爱她，既然宠爱，一定美得不得了。所以说，西施虽然是越国人，但她作为美女的声名却是由于吴王的专爱而在吴国广为传扬的。勾践在灭吴以后，对西施和夫差竟然有这样的爱情，当然是极不满意，因而要将她沉之于江中，是合乎勾践的性格的。

夫差这个亡国之君，历来被描写得十分不堪：荒淫无耻，奢侈无度，听信奸佞，残害忠臣，等等。现在在舞台上，已成了一个大白脸。但仔细查阅《史记》、《左传》等书的细节描述，可以看出：夫差虽有很大过失，但是很有点人情味。他的父亲阖闾伐越，被越军击伤脚趾而亡。夫差当了王，发誓为父报仇：“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则对曰：唯，不敢。”这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具有同样的精神。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见于《国语》、《史记》，而不见于《左传》，而夫差发誓报仇的事各书皆有，可

靠性更强。夫差三年而打败越国,是对父尽了孝。在打败越国以后,越国发生灾荒,他拨粮进行救济,可谓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实行人道主义。夫差杀伍子胥也是犹豫不决,毫不果断。请看《史记》的记载:伍子胥劝夫差不要伐齐,吴王不听,伐齐打了胜仗,子胥就要自杀:“王闻而止之”。后来,伯嚭进谗言,说伍子胥要造反,但“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再到后来“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赐剑伍子胥自杀。这并不是说夫差杀伍子胥是对的,可是反映了夫差性格的一个侧面。勾践就不一样,他杀功臣文种,爽快果断得多。据《史记》记载:他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只得自杀了。勾践这一段话以文种立功为诛杀他的理由,可谓历史上少有的颠倒是非的奇文。像夫差这样还有些人情味的人,遇上了西施,是很可能真正坠入情网的。

翻开中国历史,帝王少有不好色的,否则也用不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了。但有一条:女人只能当玩物,或当生儿育女的机器,绝对不能注以真情。帝王政治的需要决不允许有人性的爱情存在。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后宫嫔妃无数,但他决不把女人当人看待。他的宠妃钩弋夫人为他生了孩子,汉武帝喜欢这孩子,欲立为太子,就把钩弋夫人杀了,理由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样不近人情,不讲人性,才能做雄才大略的皇帝!唐玄宗也是有本领的皇帝,千不该、万不该对杨贵妃还真有那么一点感情,弄出个安史之乱来,不得不违心地在马嵬坡将她处死,从此郁郁不欢,成为千古遗恨。因此,杨贵妃被看成是祸国的“尤物”,唐玄宗也成为荒淫无耻的帝王,只有大诗人白居易看出其中有着可歌可泣的真情来,写出了歌颂两人爱情的名篇《长恨歌》。

夫差和西施之间也是如此,他真正钟情于西施,二十年不变,



从人性上来说,难能可贵。他们的悲剧是美的毁灭,是帝王政治压抑人性的悲剧。

西施既然确有其人,为什么《左传》、《国语》、《史记》都不载呢?这是因为:西施和吴的灭亡并无关系,所以不值得去写。夫差的失败,是因为他战略决策上的错误。他不该不顾国力,野心争霸,国力、民力消耗殆尽。他为伐齐而将精兵统统引出吴国,“吴士民罢弊,精锐尽死于齐”,结果是霸权到手之日,也到了吴国灭亡之时,勾践再来进攻,夫差已毫无抵抗能力。从战略上讲,伍子胥是对的,夫差犯了大错误,以致兵败国亡,自杀身死,连带着西施也被置于鸱夷之中,沉于水下,以悲剧而了其一生。但他因为称霸中原而开掘的邗沟、菏水,为日后建立大运河打下了基础,造福后代数千年,却是使后人永远怀念他的丰功伟绩。

君子亡吴

读史书，常会读出些意外。前些天读《史记》，读到《仲尼弟子列传》，发现亡吴国的，竟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巧言令色，说动了吴王夫差与齐、晋两国打仗，消耗了吴国的实力，最后终于被越国消灭了。这就是说，亡吴的不是西施之类的女子，而是孔子、子贡之类的君子了。

原来，齐国的田常想作乱，但又怕惠子、鲍牧、晏圉等人反对，就决定把准备作乱的军队去打鲁国。那时孔子已经老了，回到鲁国编书教学生。他听说齐国将要打鲁国，而鲁国当时已经很衰弱，是难以抵抗的。他就对学生们说：“鲁国是我们祖先坟墓所在的地方，也是父母亲人居住的国度。现在国势危险到这个地步，谁来想想法子呢？”子路、子张、子石都愿意出来帮助鲁国，孔子不同意，独独派出了子贡。子贡素有“利口巧辞”，孔子常要“黜其辩”，但这一次，孔子要利用他的“利口巧辞”了。

子贡到齐国，对田常说：“鲁国很弱小，所以很难打。吴国很强大，武器精良，士兵训练有素，所以很容易打。”田常听了很气愤，说：“容易打的被你说成难打的，难打的被你说成容易打的，你是什么用心？”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朝廷的去打强国，忧患在百姓的去打弱国。你的忧患在朝廷，假如你打败了鲁国，扩充了齐国的



土地，君主更骄傲，大臣更尊贵，功劳并不在你身上，君主和你交情更疏远了，你的大事就难办成。不如去攻打吴国，打不胜，人民在外死战，大臣率兵出战，可以孤立君主而操纵齐国的也就只有你了。”田常说：“很好。可是我的兵已开往鲁国了，再到吴国去，大臣就要怀疑我了。”子贡说：“我可以到吴国去，使吴国出兵帮助鲁国，你就乘机出兵迎击。”

子贡到了吴国，满口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一副替吴国着想的腔调，对吴王说：“现在万乘的强齐要攻千乘的弱鲁，想和吴国来争强，我替你感到危险。你如果能去救鲁，可以显扬声名。”他对吴王历数伐齐的好处。吴王对他说：“越王苦身养士，想要报复我，所以要等我打下越国后再按你的意见办。”子贡说：“等你打败越国后，齐国已灭了鲁国了。”他又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什么“勇者不避仁，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之类，什么“存越以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真是好话说尽，暗藏祸心，目的是挑动吴、齐动武。他还表示要去动员越国派兵参加吴国伐齐，“以此空越”。吴王听信了子贡的花言巧语，就派子贡到越国去。

子贡到了越国，又换了一副面孔，教唆越国如何用两面派的态度对付吴国。他说：“吴国残暴，臣子们受不了；国家屡次征战，士兵们都不能忍受；大臣内变，伍子胥因进谏而被杀，太宰嚭主政弄权，顺着君王以达到自己的私利。”他叫越王用重金贿赂吴王，用好听的话奉承吴王，并派兵助吴王伐齐，以增强吴王伐齐的决心。如果吴王伐齐打输了，是越国的福气；如果打赢了，吴王就会打晋国，吴国内就空虚了，越灭吴就是必然的了。越王听了子贡的话，就派兵跟着吴王打齐国去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君，说：吴王打胜齐国就会打晋国，叫晋国“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也照办了。

后来吴王伐齐，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和晋国在黄池争霸。越王

乘机袭吴，灭了吴国。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了一千多字，要把它都译成白话，要用很多文字，所以只能删节一些。但删节了，子贡那种表面上一副君子样，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两面三刀、包藏祸心的两面派腔调，就无法表达出来，只能保留一些他的原话。也许有人会说，他的动机是为保护鲁国。然而，无法使鲁国强盛，以灭人之国求本国的残延苟活，实在也违背了他嘴上所鼓吹的“仁恕”之道的。

吴王夫差为什么会这么听信子贡的话呢？原来当时吴王虽然强大，但在文化上总有自卑感，见到中原人士总是自称“我文身断发，不知中国的礼仪”。鲁哀公八年，吴国打到鲁国边境，向鲁国索取一百条牛，鲁国派子贡去说理，子贡讲了一套中国礼仪的大道理，夫差就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子贡正是利用吴王对他的尊重，以满口仁义道德的漂亮话来欺骗吴王，导致吴王国灭身亡。

司马迁对这段历史是很重视的，他归纳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一次重要事件。东汉时写成的《吴越春秋》，于此也有记载，虽然基本上是抄《史记》的，但也于这一事件并不隐讳。可是，在以后的史书中，却不再见到有关此事了。至少就我所见，一些正史与史论中都没有这件事的记载。不知道是我的孤陋寡闻、所见有限呢，还是因为儒学已为正统学说，子贡这次行动并不光彩，所以“为尊者讳”？

最近，总算找到一本近人写的书，记录了这件事，并且发表了议论。这本书是著名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写的，书名为《东周列国志新编》，1954年出版。林先生叙述了子贡的这次行动，评论说：“孔子凭着门生子贡的一张嘴，弄得别人打仗，总算没有打到鲁国来。可是打这儿起，就开了一个‘游说’的风气。一些‘说客’为要达到自个儿的愿望，就不管道德不道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的胡



说八道，鬼话连篇，真像现在所谓‘半吊子’了。”

如此说来，孔子和子贡简直是苏秦、张仪之类的“说客”的先驱了，现在研究儒学的先生们十分仰慕孔子的仁恕学说，不知道对这一件事会作何解释。

“割鸡焉用牛刀”析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子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子游就是言偃,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吴国人,他的墓在常熟虞山下。他笃信孔子的学说,当了鲁国武城地方的城宰,马上把孔子倡导的礼乐实践起来。孔子经过那里,听到弦歌之声不断,照理应当高兴才是,却不料他不但没有赞美,反而嘲笑他:“割鸡焉用牛刀!”这就使子游大惑不解了,反问孔子:“夫子不是教导我,在上位的学了礼乐就能爱人,老百姓学了礼乐就容易治理。”孔子自知失言,就说:“学生们听着,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了个玩笑罢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杀鸡焉用牛刀”这一成语的来历。

看了这一段故事,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孔子为什么要嘲笑子游“割鸡焉用牛刀”? 他说的“鸡”是什么?“牛”又是什么? 他嘲笑了子游,为什么又不愿意正面回答子游提出的问题,而是用“开玩笑”这类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失言? 此类问题,历代的儒家是

